

《让“死”活下去》

陈希米 著



▲《让“死”活下去》▲
湖南文艺出版社
2013年1月出版

【本书推荐】▷▷

《让“死”活下去》以独特的书写方式，感人的灵魂絮语抒发出陈希米发自内心的私语，史铁生的离去，给陈希米留下了无边的虚空。孤独中的她开始种种感人的努力，通过阅读、思考、行走与书写，她和那些思想史上的伟大哲人交谈，向虚空发问。于是，她的思考不断深入，渐趋深沉、阔大，逐渐走过幽深绝境，跨越无际绝顶，重新寻获生命的意义。在她真挚优美的文字中，关于生死、爱情、诚实、孤独、时间、永恒、生存意义等追思时时闪烁在字里行间，散发出炫目的智慧之光。

【作者简介】▷▷

陈希米：女，1961年出生。1982年西北大学数学系毕业。1989年与史铁生结婚。现做编辑，供职出版社。

【精彩评论】▷▷

作为著名作家史铁生先生的夫人，陈希米女士却没有很高的曝光度，只是默默的在身后支持史老的工作，也许正是这种不张扬的性格才能将《让“死”活下去》写的如此平实却睿智，追忆但向前。

爱是永生

吴昆

《让“死”活下去》是史老离去后，陈希米所著的一部怀念性的散文集，记述了她与史老的相遇、相知、相爱与相离，以及史老离开后她自己的心路历程，那痛彻心扉的离别，潮涌般的思念，以及重新振作，继续走下去的坚强。陈老爱史老爱的深沉，以至于史老走后陈老经常看到他的幻象，看到史老依旧坐着轮椅寄往远方，依旧会对着自己微笑。所以史老虽然已经死了，但是陈老却觉得他还活着，活在她的灵魂当中，只有爱，才是灵魂的永生。

书中一个片段令我印象深刻，陈老逐渐从悲痛中走出，决定追寻丈夫生前的足迹，重温他们的爱，陈老找到了当初史铁生的旧情人，时隔多年，没有冤仇是正常的，但陈希米却向她衷心的道谢，感谢她在史老痛苦迷惘的时候陪伴了他，给了他前进的希望，然后一起回忆史老生前的点点滴滴，直到相拥而泣，不能不说陈希米对史老的爱已经升华到灵魂了，只要是史老爱的，爱史老的，她都爱。正是这种爱赋予了她的勇敢和宽容，勇敢的面对，宽容的理解。

“我知道了死是生命的常态，所有人都要在生命的某一刻经历死，人必然要经历一个死，一个与自己相关的死。”陈老在经历过这场死亡后得出了这样的一个感悟，令人感慨万分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，所以活着的时候才要好好活、好好爱。但是有一种东西却不会消亡，这就是爱！也是陈希米能够让“死”活下去的原因。

虽然全书字里行间透出的都是思念，思念之后是追寻和希望，而痛苦却只在开篇时提及了一点，我想并不是陈老能够完全战胜痛苦，而是她的丈夫，铁人史铁生那乐观、坚强的性格和文风使得陈老希望将老伴的精神传承下去，传递给读者，带给读者的是真正的正能量，而不是单纯的痛哭流涕，由此可见夫妇二人都是中国文坛上具有责任感的楷模，他们都爱着写作，这种爱也超越了灵魂，将永远的活下去。

《让“死”活下去》这本书告诉了我们爱情与死亡关系，死亡不可阻止，而爱情却可以活下去，是因为有了爱，才有了奇迹，才有了让“死”活下去的希望。浮生若梦，最终都将成为一抔黄土，只有爱会保留下，成为永生。

《波特哈根海岸》

王安忆 著

【本书推荐】▷▷

这是一场孤独的旅行，也是一次灵魂的出游：空气中都是异国海风的他乡味道，味道陌生而令人略有不安。王安忆心怀着对家乡与日俱增的思恋，始终用疏离的眼睛观察着这片全然陌生的土地，她以独特的视角与思索的维度，以及从容而朴素的文字，织成了平日里罕见的风情。

是异乡那些陌生的人，陌生的气息，陌生的一切，带她经历了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，因而衍生出一段熟悉而又难忘的回忆……

【精彩评论】▷▷

我从未远离过她，王安忆。这个名字之下的几乎所有文字，它的细腻精准，它的温婉慈悲，它的谨慎多思，都是我眼里的幸福和我心中的享受。她是我有限的阅读经历中的一大奇迹，无论《长恨歌》、《桃之夭夭》、《遍地枭雄》，及至近年的《天香》等，都让我自始至终沉浸于她制造的那个特有的情感氛围里。

王安忆用十七篇文字，将上世纪80年代访德期间的生活片断串联起来。这十七篇文字就象十七颗熠熠发光的珍珠，让我们凭借作者的眼睛，看到了异域的德国——这，就是《波特哈根海岸》。

书为两部分，“旅德散记”及“又旅德国”。从海德堡到吕贝克，从柏林到斯图加特，跟随着王安忆的文字，走走停停，思思想想，足迹也就渐渐布满了德国的大城小市。我们走近了德国的学生朋友、书商、木偶博物馆馆长、教堂里的平民家庭、旅居德国的华人，还有路边的画像师……看到了王安忆笔下的她对海德堡的山上音乐会、在吕贝克遭遇恐慌、在木偶博物馆等地的别样印象。

写作《波特哈根海岸》里的大部分文字时，王安忆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女作家，虽是她的早年文字，却露出她日后成为独树一帜的作家的最初端倪。

她这本散文集中，最具代表的《海德堡》。王安忆对海德堡山顶露天音乐会的描述，那场震撼人心的宏大演出所制造出的感官冲击，王安忆是将对乐队演奏的声音效果、跟音乐会会场的气氛、以及电闪雷鸣等天气环境的描写叠加在一起进行准确表达的。那极富文采的一大段文字，既可视，又可听：“在那二万人聚集的广场的环抱下，在那层层石阶庄严的环抱下，那一座舞台是十分的小……”，“那极远极远的天边，忽然地，滚滚而来一阵雷鸣，雷鸣如礼炮一般，轰然而起，蛇形闪电无声地在山顶上黛色的天空里舞蹈……”在这种视和听的双重作用下，海德堡山顶露天音乐会，就随着作者的文字飞越了三十年时空！三十年后我们阅读它时，仍能感受到它巨大的穿透力。

此外，王安忆的心思致密，在参观木偶博物馆或一个人居住在某个旅馆里，她写出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觉察：“木偶们包围了我，它们全都活了似的，就像几百年前的灵魂复活了似的。这哪里是什么木偶，这全是几百年前的鬼魂。”这种内心深处无比细腻的感受，正是优秀的作家必须具备的敏感和尖锐。

总之，《波特哈根海岸》把那些王安忆对于德国——那个错落有致的德国，那个活灵活现的德国的记忆，通过文字移植到我们的记忆里，然后那些文字就停驻在那里，再也抹不去了。



▲《波特哈根海岸》▲
新星出版社
2013年5月出版

【作者简介】▷▷

王安忆，1954年生于南京，1955年随母亲移居上海，文革期间赴安徽插队，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，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。1998年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，2001年荣获马来西亚《星洲日报》“最杰出的华文作家”称号，2011年获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长恨歌》、《天香》等；中篇小说集《小鲍庄》、《月色撩人》等；另著有包括《剃度》在内的多部短篇小说集，以及《独语》、《心灵世界》等非虚构作品。其中《长恨歌》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。

《第七天》

余华 著



▲《第七天》▲

新星出版社

2013年6月出版

【本书推荐】▷▷

“浓雾弥漫之时，我走出了出租屋，在空虚混沌的城市里孑然而行。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，这是它现在的名字，它过去的名字叫火葬场。我得到一个通知，让我早晨九点之前赶到殡仪馆，我的火化时间预约在九点半。”

这是余华最新长篇小说《第七天》的开篇，给读者留下了足够大的悬念，一个走向殡仪馆、将被火化的人，在死亡之后还能留给读者什么呢？这次余华用荒诞的笔触和意象讲述了一个比《活着》更绝望、比《兄弟》更荒诞的故事，让读者体会到一种寒冬腊月被囚禁于积年冰川里的寒冷，一种剧烈拉锯式切肤的疼痛和虐心，一种茫茫荒野身心俱疲后无着无落的绝望。

【作者简介】▷▷

余华，1960年4月出生，1983年开始写作，主要作品有《兄弟》《活着》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《在细雨中呼喊》。其作品已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荷兰、瑞典、挪威、希腊、俄罗斯、保加利亚、匈牙利、捷克、塞尔维亚、斯洛伐克、波兰、巴西、以色列、日本、韩国、越南、泰国和印度等出版。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·卡佛文学奖（1998年），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（2004年），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（2005年），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（2008年）等。

【精彩评论】▷▷

近期，拜读了余华先生的小说《第七天》。这是余华先生经过七年沉寂之后，写出的一部比《活着》更绝望，比《兄弟》更荒诞的小说。小说讲述了一个普通人死后的七日见闻，作者采用了荒诞的笔触和意象，深刻的描述了小人物在绝望中的挣扎，同时也展现了小人物之间处处涌动的温情。

全书通过主人公杨飞死后七天所见到的鬼事，还原了“千疮百孔”的现实生活。社会对弱小者的欺凌、上访、虐囚、买卖器官、为遮盖事情真相而销尸灭迹、为了保官而谎报事故死亡人数、黑白当道民不聊生、高涨的房价、看病看到倾家荡产、暴力拆迁、医院弃婴、跳楼自杀、袭警、分等级的殡仪馆、冤假错案等社会现象，余华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，把生和死这两个世界巧妙的结合起来，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了现实生活中残酷的一面。

尽管小说中处处是对社会黑暗面的描写，然而在残酷绝望中却又不失对温情的描写，更体现出人们对温情的渴望、对光明的向往。主人公杨飞和前妻的爱情，和养父之间的亲情，和邻居的友情，出租屋邻居少年的上进，面馆老板的热情，在文中显得尤为珍贵，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美好的一面。

虽然整本书以黑色为基调，但在书的结尾作者还是给我们留了一丝希望。结尾处有这样一段打动人心的描写：水在流淌，青草遍地，树木茂盛，树枝上结满了有核的果子，树叶都是心脏的模样，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。很多的人，很多只剩下骨骼的人，还有一些有肉体的人，在那里走来走去。这就是死无葬生之地，在这里树叶会向你招手，石头会向你微笑，河水会向你问候。这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，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，没有仇也没有恨……这里人人死而平等。

在冷酷无情的现实生活中，余华虚构了一个乌托邦的处所，一个“桃花源”式的仙境，那里人人平等，尽管这个美好的世界被作者安排在在人死之后，但作者毕竟用荒诞的变形记给底层世界的人们一点温暖的希望。

这部小说，作者用死人的世界折射活人的世界，在冷酷与绝望之中，给人们寻找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，也是作者写这部小说的意图所在吧。

郭文沫